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五十三

四

詳校官侍讀<sub>臣</sub>陳萬青

洗馬<sub>臣</sub>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朱鈐

校對官主事<sub>臣</sub>陳文樞

謄錄監生<sub>臣</sub>曹錫璜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五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

王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閔

師古曰閔音烏曷反

程姬生魯共

王餘

師古曰共讀曰恭下皆類此

江都易王非

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諡法云好更故舊

曰膠西于王端

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不善遠乖道德故以為謚

賈夫人生趙

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

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

師古曰王夫人即

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

師古

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今流俗書本云求長長老以是從人得善書蓋妄加之耳

從民得善書

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

師古曰真正也留其正本

加金帛賜以招之

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

師古曰不以千里為遠而自致也繇讀與由同

○宋祁云  
加字新添

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

師古曰奏進也

故

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

浮辯

師古曰言無實用耳

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

師古曰先秦猶

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

周官尚書禮禮記

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

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

師古曰七十子

孔子弟子也解具在藝文志

其學舉六藝

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

立毛氏詩左

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

師古曰被服言

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嚮必行也被音皮義反造音千到反

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

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

君臣人民皆和也

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

事之中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文約指明

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他

此皆類

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

師古

曰端直治理也

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

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

師古曰睿深也通也

宜謚曰獻王子

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

嗣

師古曰頃音傾諸為謚者皆類此也

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

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  
姬廉等以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  
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  
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貴留貴踰垣出欲告元  
元使人殺留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  
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師古曰房陵漢中縣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

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病死○宋祁云

浙本病字  
上有元字

立十七年

○宋祁云姚本七作五

國除絕五歲成帝建

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

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

是為河間惠王良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  
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  
益封萬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闕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

王三歲坐侵廟墺地為宮

師古曰墺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及鼃錯傳

上徵

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

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



死於道故後人  
以為行神也

既上車軸折車廢

師古曰  
廢壞也

江陵父老流

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

簿責訊王

師古曰簿皆音簿  
戶反訊問也音信

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

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

師古曰榮實  
最長而傳居

二王之後者以其從太  
子被廢後乃立為王也

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

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

師古

曰季年  
末年也

不喜辭

師古曰喜  
音許吏反

為人口吃難言

師古曰  
吃音訖

二十

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遜

師古曰晚節猶言末

時也遜與去同猶言貪嗇也

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

嗣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

○宋祁曰駿疑作俊

十八年薨亡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

王子駿弟郃鄉侯閔為王

蘇林曰郃音魚縣名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宋祁

云兩浙本無頃王子三字

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

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

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  
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  
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

師古曰治謂都  
之劉濞所居也

以軍功賜

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  
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二十七年薨  
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  
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廼與其公爭妻  
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

葬建居服舍

師古曰倚廬聖室之次也

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

十人與姦

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蘇林曰淖音泥淖師古曰蘇說是音女教反

建女弟

徵臣為葢侯子婦

師古曰女弟即妹也

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

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

師古曰冀得立其子為易王嗣

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荼恬上書

蘇林曰荼

音食邪反○宋祁曰浙本注文無反字云荼音琅邪淳化本郎邪反皆未安

告建淫亂不當

為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市建

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

師古

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微臣則太后之孫也故與書戒之○宋祁曰恭當作共遺徵臣書曰

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

師古曰籍籍諠聒之意

後建使謁

者吉請問共太后

師古曰謂請問起居也

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

謂而王

師古曰謂告也而汝也

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

齊事乎

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殺也

言吾為而王泣也

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

師古曰斥謂退棄之

建游章

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

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其下

亦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

師古曰波讀為陂雷陂陂名其下云入波中亦

同 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攀

船乍見乍没建臨觀大笑令皆死

師古曰不救上之並死波中也

宮人

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

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羸者露其形也音來

果反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鈇杵舂

師古

曰鈇者錫之類也音弋全反

不中程輒掠

師古曰程者作之課也掠笞擊也

或縱狼

令齧殺之

師古曰縱放也

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

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

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

師古曰羝羊牡羊音丁奚反

專為淫虐自

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

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

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

師古曰覆治也不獨死言欲反也覆音芳目反

建

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

王后父胡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

師古曰疾者中

大夫之名

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

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

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

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遺建荃葛

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

服虔曰荃音蓀細葛也臣瓚曰荃香草也師古曰服璫二說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絳音千金反又音千劣反蓋今南方筍布之屬皆為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遺建也

珠璣

師古曰璣謂珠之不

圓者也音機又音畿

犀甲翠羽鰐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

助

師古曰約謂言契也

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

推金錢絕其獄

師古曰行賄賂以滅其蹤緒也

後復謂近臣曰我為王

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所不能

為耳

師古曰亦言欲反也

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



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

器璽綬節反具

師古曰索搜也

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

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

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

以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

師古曰即就其國問之

建

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

○劉敞曰當云建立六年

地入于

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

興滅繼絕立建弟盱昭侯子宮為廣陵王

師古曰盱音許于反昭音

怡 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盤又陰痿

師古曰盤古庚

字賊盤言其性賊害狼戾也痿音萎

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

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

師古曰數

音所角反次下亦同

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為滋甚

師古曰滋益也

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太半

張晏曰三分之二為太半一為少半

師古曰比頻也

端心愠遂為無訾省

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訾訾財也省視也言

不視訾財也○劉奉世曰無訾省猶今不藉賴忿故為此顏失之

府庫壞漏盡腐財物

以鉅萬計終不得收徙

師古曰不收又  
不徙置他處

令吏毋得收租

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

之它國

師古曰  
之往也

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

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

師古曰  
究極也

彊足

以距諫知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

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薨無子

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

破後徙王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

師古曰共讀曰恭足恭謂便辟

也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

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也中傷也音

竹仲反

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

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

師古曰或帛或

布以為單衣

自行迎除舍

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宋祁曰當云迎至除

舍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

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廼上書告之及汙以

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

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

使使即縣為賈人權會

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

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專權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權音角會音工外反○宋祁曰權從木從手者非是

入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

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襪祥

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襪鬼俗也字或作籤淮

南子曰荆人鬼越人幾襪祥總謂鬼神之事也服說失之機音居衣反○宋祁曰機當作巨衣反

好為

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

師古曰督視察也

常夜從走卒行徼邯

鄆中

師古曰徼謂巡察也音工鈞反

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

鄆

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從趙過者也陂謂傾側也音彼義反

久之太子丹與

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克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

為姦甚衆

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椎音直佳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其字從刀

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

上書寃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

師古曰以勇敢自隨

贖丹罪

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

主

師古曰慮音廬

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

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以

征和元年薨謚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  
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  
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  
昌是為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  
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克嗣五十  
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以親親故立敬肅

王小子偃為平子王

孟康曰  
今廣平

是為頃王十一年薨

○宋  
祁曰

頃王下疑更  
有頃王二字

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

○宋祁曰  
五當作二

大鴻

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為刺史所舉

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為樂奴婢從死

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

也能為樂作樂之人也從死以殉葬也

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

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

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

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鼂錯之策

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枉見殺也

皆以

諸侯連城數十秦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

師古曰暴謂披



布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

錯者為盤石宗也

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

今或無罪為臣下所

侵辱有司吹毛求疵

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

答服其臣使證其君

多自以侵寃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

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為綦歎

師古曰綦古累字累重也歎歎歎也音許既反

思者不

可為歎息

師古曰言聞歎歎之聲則悲思益甚

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

荆軻為之低而不食

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

皆垂泣荆卿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俛首

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

邑

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為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母死無以葬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

淳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木字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

師古

曰幼音一笑反眇音妙幼眇精微也

夫衆煦漂山

應劭曰煦吹煦也師古曰漂動也煦音許句反

又音許于反漂音匹遙反

聚蟲成雷

師古曰蟲古蚊字雷古雷字言衆蚊

飛聲有若雷也

朋黨執虎十夫橈椎

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

是以文王拘

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

也

師古曰烝庶謂衆人也

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

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

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為延譽也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師古曰解在鄒陽傳

叢輕折

軸羽翮飛肉

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故

也紛驚逢羅潛然出涕

晉灼曰言皆驚亂遇法固可為出涕者也師古曰潛垂涕貌音

所姦反

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

師古曰曬暴也舒也音山豉反又音力支反

明月曜夜蟲蟲宵見

師古曰宵亦夜也蟲音盲

然雲蒸列布杳冥晝

昏塵埃抔覆昧不見泰山

師古曰抔亦布散也昧暗也抔音鋪

何則物有

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

師古曰雍讀曰壅雍塞也閼猶止也音烏曷反

讒言

之徒蠡生

師古曰蠡生言衆多也一日蠡與鋒同

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

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鼯不灌屋鼠不熏

師古曰鼯小鼠音奚

何則

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

屬又稱兄

師古曰言於戚屬為帝兄

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

重

張晏曰葭蘆葉也莩葉裏白皮也晉灼曰莩莩裏之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莩

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鴻毛喻輕薄甚也莩音孚張言葉裏白皮非也○宋祁曰願以晉說未明故申云

莩者莩中白皮以張說為非以裏作裏則誤景德本葭蘆葉也裏字並作裏校去葉字裏字並裏

羣居

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邵骨肉冰釋

師古曰擯邵謂斥退也冰

釋言銷散也擯音必刃反邵音邱略反

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

也

師古曰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干諫

紂紂怒殺而剖其心故云橫分也

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

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擣築也不脫

衣冠而寐曰假寐永長也疾病也言我心中憂思如被擣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苦病如遇首疾也臣

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

所奏諸侯事

師古曰省減也

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

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

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

為人樂酒好內

師古曰好內耽於妻妾也樂音五教反

有子百二十餘人

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

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

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四十三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

薨子康王昆侈嗣

○宋祁曰康越本作糠糠惡謠也好樂急政曰糠學本去米蓋誤也

二

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

子懷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

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劉敞曰此倫封廣德王廣川王後又封廣德王俱是平帝二年事

必有一誤劉奉世曰按表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十三年王莽時絕則此倫封廣德者誤也此云廣漢表云漢必

有誤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

所避不願進

師古曰謂月事

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

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

名曰發

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寤已之繆幸唐姬

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

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

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

裒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馬

二十八

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鮒鮒嗣

服虔曰鮒音拘

師古曰鮒音附鮒音幼字或作附胸其音同耳

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

師古曰刺

音來昌反

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

師古曰縱放也

殺二人



又以縣官事怨內史教人誣告以棄市罪削八縣罷中

尉官

師古曰減其官屬所以貶抑之

三十四年薨子煬王旦嗣

師古曰煬音弋

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旦弟宗是

為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

師古曰謚法曰蔽仁傷善曰繆

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

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

同產姦

師古曰謂其姊妹也

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

等

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貨志

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

孟康曰彭祖子

名明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

罵曰吾盡汝種矣

師古曰王誣彭祖罵明云然

案驗不如王言

○宋祁云浙本案字上有有司字

劾齊誣罔大不敬請

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

晉灼曰成慶荆軻也衛人

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軻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

去好之作七尺

五寸劔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

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

師古曰陽成姓也昭信名也

更愛之

去與地餘戲得裒中刀

師古曰裒古衣袖字

答問狀服欲與昭平

共殺昭信答問昭平不服以鐵鉞鉞之

師古曰鉞刺也鉞音之林反

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劔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

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

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

師古曰言其見形令我畏

忌也見音  
胡電反

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

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為明貞

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

我

師古曰鮮謂新華也

盡取善繒勾諸宮人

師古曰勾乞遺之也音工艾反

去曰

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

師古曰若汝也惡謂讒毀也

設聞其淫我

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傳

粉其傍

師古曰袒裼脫衣露其肩背也袒音但裼音錫

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

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

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

孟康曰嫖音匹昭反

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為鍾鍾者尊聲之轉也○宋祁曰注文呼舅下當有姑字

謀

屈奇起自絕

師古曰屈奇奇異也屈音其勿反

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

今誰怨

師古曰諒信也言昔被愛寵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

使美人相和歌

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

歷指郎吏卧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

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之

師古曰更音工

衡反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

出之椓杙其陰中

師古曰杙檠也椓音竹角反杙音弋

割其鼻脣斷其舌

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

師古曰今我恐畏也

今欲靡爛望卿

使不能神

師古曰靡碎也音縻其下亦同

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

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

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

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

服虔曰如今小兒卻襲衣

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為方領上刺作黼黻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繡方領方領

上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答問愛

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

師古曰潰決也

生割兩

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

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

畏之莫敢復讎

師古曰讎逆也不敢逆昭信意

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

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教

師古

曰教謂游戲也

使其大婢為僕射

師古曰大婢婢之長年也

主永巷盡封閉

諸舍上簷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

愁莫愁居無聊

師古曰聊賴也

心重結意不舒內第鬱憂哀積

師古曰弗音拂

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隋時不再

師古曰崔隋猶言蹉跎也

崔音千回反隋音頽

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以教諸姬

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

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教初去年十四

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

去益大逐之

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

內史請以為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

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羸戲坐

中

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

以為樂相彊効繫倡闌入殿門

如淳曰彊



也相名

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

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

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母

師古曰死者尸也次下求

其死亦問

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

奴得辭服

師古曰得者為吏所捕得

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

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

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

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

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為去悖虐聽后昭信  
讒言燔燒亨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  
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  
前大惡仍重

師古曰仍頻也  
重音直用反

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

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  
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  
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為戴王文  
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

坐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  
又海陽女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  
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  
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瘡為廣德王

師古曰隄音丁  
奚反瘡音愈

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

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

應劭曰樓車也所以  
看敵國營壘之虛實

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鏃矢大鏃  
之矢今所謂兵箭者也鏃音子木反

戰守備備淮南

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

師古曰辭語所連出其事寄於上最親

師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中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為最

親其義亦同

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

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為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謚為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  
王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  
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

上常寬之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

生長男稅

蘇林曰音奪師古曰  
音他活反其字從木

稅以母無寵故亦不得

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

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媚不

常在

師古曰媚亦妬也媚音冒

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

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稅為

子數

師古曰雅素也數音所具反

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

分稅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及太

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

及薨六日出舍

如淳曰出服舍也

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

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

師古曰環繞也音官

入獄視囚天子遣大

行騫驗問

師古曰  
張騫也

逮諸證者

師古曰  
逮捕也

王又匿之吏求捕

勃使人致擊咎掠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

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致

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

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

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

師古曰適音  
嫡孽庶也

陷于不誼以滅國

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

戶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

師古曰真  
定頃王也

子烈王

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雍嗣

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二年薨子哀王安世嗣十一年薨

宋

祁曰浙本上作十年下作一年去二字及十字無子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

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

○宋祁曰浙本云二十年

有

遺腹子煖

師古曰煖音許遠反

相內史不以聞太后上書昭帝閔

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為勤王

師古曰勤謹也

立三十九年薨

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

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

信哉斯言

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是故古人以宴安

為鴆毒

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

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

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前漢書卷五十三

前漢書卷五十三考證

河間獻王德傳以孝景前二年立○

臣召南

按漢代賢

王河間稱首史記五宗世家文太簡畧自此以下云云並漢書所補也

禮禮記注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臣召南按禮經即儀禮十七篇禮記七十子後

學所記藝文志所謂記百三十一篇是也戴記在後故師古特解之

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

臣召南

按儒林傳毛公治

詩貫公傳左氏皆為河間獻王博士並當時所不立  
于學官者數代以還齊魯韓詩晦而獨存毛公穀春  
秋微而盛行左獻王之澤遠矣哉

被服儒術注師古云云○胡三省曰顏注非被服者言  
以儒術衣被其身也

對三雍宮○胡三省曰謂對三雍宮之制度非召對于

三雍宮也

臣召南

按藝文志有獻王對上下三雍宮

三篇

子剛王堪嗣○按堪史記及本書諸侯王表並作基又  
頃王授表作緩又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表作四十  
七年凡名字數目表傳多異如魯頃王勁表作封文  
王駿嗣十八年薨表作十九年中山懷王循表作修  
廣川惠王越十三年薨表作十二年繆王齊嗣四十  
四年薨表作四十五年常山憲王舜三十三年薨表  
作三十二年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表作十六年泗

水思王商十年薨表作十五年戴王立二十二年薨  
表作二十年有遺腹子煖表作綜

趙敬肅王彭祖傳又使人椎埋攻剽注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顧炎武曰椎埋即掘塚也新葬者謂之埋  
師古注非

中山靖王勝傳有子百二十餘人○按史記作有子枝  
屬百二十餘人似并孫數之

長沙定王發傳二十八年薨○史記作二十七年又戴

王庸史記作康王庸

前漢書卷五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五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

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

師古曰  
受射法

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

蕭關

師古曰在  
上郡北

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

虜多為郎騎常侍

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以侍天子故曰騎常侍

數從射獵格

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

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

師古曰為騎郎之將主騎郎

吳楚反時為

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

軍印故還賞不行

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得賞也

為上谷太守數

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

服虔曰昆邪中國人也師古曰

對上而泣也昆音下溫反

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

恐亡之

師古曰負恃也确謂競勝敗也确音角

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

奴侵上郡

○宋祁曰侵上郡監本改侵作入

上使中貴人從廣

服虔曰內臣之

貴幸者

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

張晏曰放縱遊獵也

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

見匈奴三

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

師古曰走趣也

音廣曰是必射鵰者也

文穎曰鵰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鵰大鷲鳥也一名鷲

黑色翮可以為箭羽音彫

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

師古曰疾馳而逐之

三人亡

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

師古曰旁引其騎若鳥翼之為

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

鵬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

上山陳

師古曰為陳以待廣也

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

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

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

師古曰不我擊不敢擊我也

廣令

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

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

示不去用堅其意

師古曰示以堅牢令敵意知之

有白馬將出護兵

師古

曰將之乘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

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

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卧

師古曰縱放也

時會暮胡兵終

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

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地鴈門雲

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

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

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

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

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

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

立部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

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便安利也音頓面反其

下亦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鉶受一斗畫炊飯食夜擊持行故名曰刁斗今

在滎陽庫中也蘇林曰形如銅無緣師古曰鉶音譙郡之譙溫器也銅音火少反銅即鉶也今俗或呼銅鉶音

姚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也莫大也或曰衛青征匈奴

奴絕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莫府

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

幕為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

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

莫訓大於義乖矣省少也音所領反然亦遠斥候未嘗

○宋祁曰晉灼二字史記作如淳說

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師古曰簿

文簿音步戶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

卒犯之無以禁

師古曰卒請曰粹

而其士亦佚樂

師古曰佚與逸同逸樂謂

閑豫也

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

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

不識

師古曰苦謂厭苦之

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

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

傍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

師古曰韓安國

單于覺之去

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

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

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

○宋祁曰

越本無之字

卧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

師曰

曰睨邪視也五條反

暫騰而上胡兒馬

師古曰騰跳躍也

因抱兒鞭馬南

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

殺追騎

師古曰且行且射也

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

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

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

當斬贖為庶人數

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

師古曰潁陰侯灌嬰之孫名彊

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

○宋祁曰南本飲作飲

還至亭霸陵



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

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

○宋祁曰越本作隴西

殺太守敗韓將軍

蘇林曰韓安國

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

是上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

師古曰秦

請天子而將行

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

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服虔曰式撫車之式以禮

敬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拭

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

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

師古曰竦驚也

是

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

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憺猶動也蘇林曰

陳留人語恐言憺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憺音徒濫反

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

之所圖於將軍也若廼免冠徒跣請罪豈朕之指

哉

師古曰指意也

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

孟康曰白檀縣名屬右北平李

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俾反

以臨右北平盛秋

師古曰盛秋馬肥恐虜為寇故

今折衝禦難也

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

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

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  
代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  
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

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  
首若干封侯也師古曰率謂

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  
令者也中音竹仲反

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

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  
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  
廣廼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  
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為圍陳外鄉

師古

曰鄉讀

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

乃令持滿毋發

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張滿之不發矢也

而廣身自以大黄

射其裨將

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太公陷堅卻敵以大黃參連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閒也大黃

其大者也師古曰服晉二說是也

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

師古曰言懼甚

而廣意氣自如

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

益治軍

師古曰巡部曲整行

陳也

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

迺解去漢軍罷弗能追

師古曰罷讀曰疲

是時廣軍幾沒罷

師古

曰幾音鉅依反○宋祁曰浙本及越本並無罷字

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

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

師古曰自當謂為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

初廣

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

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

率封為樂安侯

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樂侯是功臣表誤也

元

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

師古曰在下革之中

名

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

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云自漢擊匈奴廣

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

張晏曰妄猶凡也

材能不及

中

師古曰中謂中庸之人也

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

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

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

師古曰恨悔也

廣曰吾為隴西守羌

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廼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

師古

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

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

事為人長爰臂

如淳曰臂如援臂通肩也或曰似當為緩臂也師古曰王國風菟爰之詩云有

菟爰爰亦緩  
意其義兩通

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

廣呐口少言

師古曰呐亦訥字

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

以飲專以射為戲

如淳曰為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

將兵乏絕處見

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

師古曰苛

也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

中不發

師古曰度音待各反中音竹仲反

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

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

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廼自

以精兵走之

師古曰走趣也音奏

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

師古曰并合也合軍而同道也

東道少回遠

師古曰回遠也曲也音胡悔反

大軍行水

草少其執不屯行

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也

廣辭曰臣部為前將

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

師古

曰言始勝冠即在戰陳

廼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

師古

曰致死而取單于

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

孟康曰奇隻不耦也

如淳曰數為句數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宋祁曰



數南本浙本並所具反予按師古是孟說自然音所具反音所角當從如說未有解從孟而音從如也可判其

馬繆

母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

師古曰謂不勝敵也

是時公孫敖新

失侯為中將軍

○劉奉世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

此傳誤也

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

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衛青

行軍府○宋祁曰廣之莫府景祐本無廣字

曰急詣部如書

○劉攽曰莫府乃廣之前將軍

莫府也凡將兵皆有莫府張敖監平樂兵置莫府是矣大將軍既不許廣難面不從故但封書與廣之莫府使奉行耳及後急責廣之莫府亦是○劉奉世曰此莫府廣軍之莫府曹吏文書所在也廣見大將軍未肯去青

徑封書與廣莫府令如書也與之莫府者猶言與其莫府也

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

意象愠怒

師古曰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

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

合軍出東道

師古曰趙食其也食音異其音基

惑失道後大將軍

師古曰惑

迷也在後不及期也

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

南絕幕廼遇兩將軍

師古曰絕渡也

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

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

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滓酒也糒音備醪音牢

因問

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

師古曰曲折猶

言委曲也

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

師古曰之往也

簿謂文狀也  
音步戶反

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

簿

○劉奉世曰此兩莫府亦廣之莫府也廣見青已還入軍未至莫府而長史來問廣廣未對而長史又旁

責廣之莫府曹吏令上簿故廣云我今自上簿然後退至莫府乃自剄耳

至莫府謂其麾下

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

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

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

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

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

而右

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

郎上與韓媽戲媽少不遜

師古曰  
媽音偃

當戶擊媽媽走於是

上以為能當戶蚤死乃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

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

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

萬又盜取神道外墺地一畝葬其中

師古曰墺  
音人椽反

當下獄

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

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

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

師古曰令其  
父恨而死也

廼擊傷大

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

師古

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

票騎將軍去病

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

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

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

應

師古曰言畏其勇氣

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

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劒斫絕纍欲刺虎

師古曰落與絡

同謂當時經絡之而下也纍索也音力追反

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

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

師古

曰下音胡亞反

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

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

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

左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陵

召見武臺

師古曰未央宮有武臺殿

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

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

師古曰扼謂捉持之也命中者

所指名處即中之也扼音厄

願得自當一隊

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

到蘭干山

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

師古曰鄉讀曰嚮

上曰將惡

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

師古曰猶言不事須

也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

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

師古曰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浚音峻稽音雞

書奏上怒疑

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鈎營之

道

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

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

師古曰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脩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敵也遮虜鄣名

至東浚稽



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

故道抵受降城休士

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浞音仕角反

因

騎置以聞

師古曰騎謂驛騎也置

所與博德言者云何

張晏曰天子疑陵教

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

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

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

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

力上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

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

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

師古曰行並音胡剛反

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

師古曰金謂鉦也一名鐃鐃音濁

虜見

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

如淳曰手對戰也

千弩俱發應

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

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

谷中

師古曰抵當也至也其下亦同

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

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

者何也

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曰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

軍中豈

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

妻婦大匿車中

○宋祁曰大字南本浙本並作伏

陵搜得皆劒斬之明

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

日抵大澤葭葦中

師古曰葭即蘆也音家

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

軍中縱火以自救

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木今虜火不得延及也

南行至山下

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

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

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秦共一臂也

師古曰張說是也秦音去權反又音眷○劉攽曰三十弩一絃三十秦一臂皆無此理妄說也蓋如今之合蟬

或併兩弩共一絃之類

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

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

戶君長皆言

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

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

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

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廼還是時陵軍益急

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

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

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

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

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

當使精騎射之即

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

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

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

師古曰且戰且呼也呼音

火故反趣讀曰促

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

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

師古曰鞬音丁奚反

百五十萬

矢皆盡

○宋祁曰趙本百字作一日

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

車輻而持之

師古曰徒但也

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陁谷單于遮

其後乘隅下壘石

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

盧對反

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山營

蘇林曰

襲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襲也

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

于耳

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

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

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

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

○宋祁曰浙本客作

容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

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

○宋祁曰南本浙本復字下有

人字須得人字義乃安若只云數十矢何能脫也

今無兵復戰

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

也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師古

曰脫免也音土活反次下亦同

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

如淳曰半讀曰片或

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

期至遮虜鄣者相

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

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

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

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令相者

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

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

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

師古曰殉營也一曰從也

其

素所畜積也

師古曰畜讀曰蓄

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

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

服虔曰媒音欺謂詆欺也孟康曰媒酒教蘖麴

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麴餅曰媒

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

滿五千深輜戎馬之地

師古曰輜踐也音人九反

抑數萬之師虜救

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



道窮士張空拳

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字與秦同音去權反又音春

冒白刃

北首爭死敵

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嚮也冒音莫北反首音式救反○宋祁曰南浙兩本冒音莫

尅反首音式授反淳化本冒音莫到反首音式受反當從南浙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

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

師古曰所摧敗

敗匈奴之兵也暴猶章也

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師古曰言欲立功以

當其罪也

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

師古曰財與纔同謂淺也

僅也史傳通用字他皆類此

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

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

師古曰沮謂毀壞之音才呂反

下遷腐刑久

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廼詔彊弩都尉令迎軍

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

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德迎陵博德老將出

塞不至令陵見沒也

廼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

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

孟康曰因杆胡地名也師古曰杆音于

將兵深入

匈奴迎陵教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

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

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

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

其

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

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

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

○宋祁曰浙本無少字只云李卿下同

陵曰廼李

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

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

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

師古曰大閼氏單于之母

單于匿之北方

大閼氏死廼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

為丁靈王

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也

皆貴用事衛律者父

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

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

師古曰故人謂舊與相知者

俱至匈奴招陵立

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

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

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

而

數數自循其刀環

師古曰循謂摩循也

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

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

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來到反

兩人皆胡服椎結

師古曰結讀曰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

立政大言曰漢

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

師古曰言天子年少

霍子孟上

官少叔用事

師古曰子孟光之字少叔桀之字也

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

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

立政曰咄少卿良苦

師古曰言甚勞苦

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

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

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

師古曰恙憂病也

立政曰

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

師古曰呼其字

○宋祁曰字一作呼

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

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  
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  
意乎師古曰隨其  
後而語之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  
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  
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  
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服虔  
曰趙  
也信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

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

○宋祁曰南本騎作尉馬

中子武最知名

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竝為郎稍遷至移中廐監

師古

曰移中廐名為之監也移音移

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

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

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

師古曰且音子閭反鞮音丁奚反

恐

漢襲之廼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音胡浪反盡

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以中郎將使持

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

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

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今之差

人充使典矣

募士斥候百餘人俱

師古曰募人以充士卒及在道為斥候者

既至

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

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

師古曰緱音工侯反

王者昆邪王姊子也

師古曰昆音胡門反

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

浞野侯沒胡中

師古曰從趙破匈奴擊匈奴兵敗而降

及衛律所將降者陰

相與謀劫單于毋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



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  
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  
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  
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  
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

師古曰被  
執獲也

單于使衛律治

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  
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欲自殺

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  
然後廼死是為更負漢

國故欲先自殺  
也重音直用反

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

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

臣瓚曰胡官之號也

即謀單

于何以復加

師古曰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

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

召武受辭

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

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

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

鑿地為坎置煨火

師古曰煨謂聚火無焱者也音於云反焱音式膳反

覆武其上

師古曰覆身於坎上也覆音芳目反

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

師古

曰息謂出氣也

惠等哭輿歸營

○宋祁曰漸本哭作共

單于壯其節朝夕

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

師古曰諭

說令降也

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

張勝謀殺單于近臣

師古曰衛律自謂也

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

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

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

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

畜彌山富貴如此

師古曰彌滿也

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

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

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

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

為見

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

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

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

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

未耳若知我不降明

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

欲令兩國相

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

愈益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

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音工考反絕

不飲食

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飯

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

之師古曰咽吞也音宴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

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

師古曰羝壯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

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反乳音人喻反○宋祁曰牧羝字下疑有羊字

別其官屬

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

師古曰無人給飢之

掘

野鼠去少實而食之

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

曰蘇說是也少古草字去謂藏之也音邱呂反○劉攽曰今北方野鼠之類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即食

之其草食乃頗去藏耳

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

年單于弟於靛王弋射海上

師古曰靛音居言反

武能網紡繳檠

弓弩

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檠謂輔正弓弩也繳音斫檠音警又音巨京反○宋祁曰網字上疑

有結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

匿穹廬

劉德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如罽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晉灼曰河東

北界人呼小石罽受二斗所曰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

丁令盜武牛羊

師古曰令音零丁令即上所謂丁靈耳

武復窮厄初武與

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

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

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

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

服虔曰武

兄嘉

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

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師古曰除謂門屏之間

觸柱折轅効大不敬伏劒自刎

師古曰刎斷也斷其頭也音武粉反

賜錢

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

張晏曰武弟賢

官騎與黃門

駙馬爭舩

師古曰官騎宦者而為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駙副也金日磾傳曰養馬

於黃門也

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官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

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

師古曰不幸亦謂死

陵送葬

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

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

師古曰朝露見日則

晞人命短促亦如之

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

漢加以老母繫保宮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

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  
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  
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  
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  
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



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

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王必欲降武

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

師古曰效致也

陵見其至誠喟然歎

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

武決去

師古曰決別也

陵惡自賜武

師古曰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

使其

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

雲中生口

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晉灼曰匈奴

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為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為因邊境以

為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侯望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與甌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

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

師古曰鄉讀曰鄉臨哭也音力

禁數月昭帝即位

○劉敞曰數月字當屬上句

數年匈奴與漢和親

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

○宋祁曰江浙本詭作給

後漢使復至匈奴

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

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

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

師古曰讓責也

單于視左

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

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貲陵罪

師古曰貲寬也

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

李奇曰欲

劫單于如曹劌劫齊桓公柯盟之時

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

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

雖報恩將安歸

師古曰隋隆也音大回反○宋祁曰雖字下疑有欲字

陵泣下數

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

師古曰會謂集聚也

前以降及物

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

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為勿非也○宋祁曰物當從南本作殤音沒

武以始元

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

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

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

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

師古曰復音芳目反

常惠後至右將軍封

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

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

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

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

師古曰疏謂條錄之

令上書告之又

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屬國

師古曰實十九年而

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冤屈故多言也

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

光顯權自恣

師古曰顯與專同

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

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

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

石與計謀立宣帝

師古曰與讀作預

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

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

有宦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故令於此待詔也

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

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

在伍被傳

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

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

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

侯王無故樂  
昌侯王武也

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

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

肱之美廼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

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官閣疏名云蕭何造

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師古曰署表也

題也

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

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頤侯韓增

宋○

祁曰額  
或作維

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

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

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邱賀次曰太

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

焉

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竝為名臣皆



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

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

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荀

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

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

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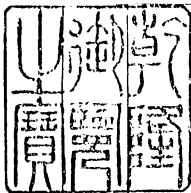
○宋祁曰南本代作

世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

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師古曰皆論語載孔

子之言蘇武有之矣



前漢書卷五十四

前漢書卷五十四考證

李廣傳隴西成紀人也○

臣召南

按成紀縣漢初屬隴

西郡至元光以後置天水郡改屬焉故志載成紀於  
天水下而此傳曰隴西成紀人也

因抱兒○茅坤曰史記作因推墮兒是

彌節白檀○顧炎武曰彌與弭同司馬相如傳於是楚  
王乃弭節徘徊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

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注孟康曰太公陷堅却敵

以大黄○

臣召南

按注太公下應有六韜曰三字此

刊本訛脫也

而令廣并于右將軍軍出東道○

臣召南

按後文注右

將軍趙食其也應在此文下

李陵傳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胡三省曰志敦煌

龍勒縣有龍勒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蓋其

下流至浚稽山下

臣召南

按陵出居延遮虜障此龍

勒水當在居延塞外直北沙磧中故下文曰陵出居

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不當以西陲敦煌之龍勒縣實之也且志言有氏置水不云即龍勒水胡氏地學極精而此條則誤

百五十萬矢皆盡○臣召南按百字通鑑作一日然則

司馬溫公所見本與今本不同也

坐預詔之注孟康云云○胡三省曰注非也帝意既悔追思前事以為當陵發出塞之時方可詔博德繼其後以迎陵軍乃于陵未行時預詔之使博德羞為陵

後距得生姦詐上奏而遂令博德別出西河致陵軍  
無救也

蘇武傳乃徙武北海上○

臣召南

按北海為匈奴北界

其外即丁令也塞外遇大水澤通稱為海唐書地理  
志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堅時馬行八日  
可渡海北大山即此北海也今日白哈兒湖在喀  
爾喀極北鄂羅斯國之南界

賜武馬畜服匿穹廬注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

臣宗

萬按南齊書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觀器底有字髣髴如澄所言可以証孟康晉灼二注

陵惡自賜武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今人送物與人而託其名于妻者徃徃有之其稱賜者陵在匈奴已立為王故也云惡自賜武蓋嫌于自居其名耳師古注非

凡隨武還者九人○

臣召南

按此專記武官屬耳匈奴

傳言有馬宏者前以副使使西域為匈奴所遮不肯

降至是與武並還漢

廼圖畫其人于麒麟閣○胡三省曰閣在未央宮中圖

畫功臣自此始

前漢書卷五十四考證